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民事門

荒政 附 賑貸 勸分

名流舉業

立意答端 誠心實政之說○有愛民之誠心有濟民之實政推愛民之誠心在人主達濟民之實政在人臣夫舉天下之衆而係命於一人瘝痌疾痛利害休戚初非身外事也體之以怵惕惻隱之眞加之以撫摩愛養之素又豈容有一念之間斷哉況當民生艱食之秋嗸嗸哀鳴方於我乎望而流離四出者紛如也自非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則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爲盜賊矣焉有仁人在上而使斯

民極至此邪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必有不忍人之政今
有仁聲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豈其誠心之未至哉毋乃有
其心而無其政而達是政者之無其人耳是必廟堂以實而
講求州縣以實而宣布實之一分則使民受一分之恩予之
一粟則使民受一粟之賜毋具文毋慢令毋苟且以塞責斷
斷然有以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億兆生靈庶其有瘳矣故稷
思天下則堯無飢民而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告則上慢殘
下獨可逃孟子之譏哉知此則可與論荒政矣
天為人為之荒○愚切惟今日之荒政固有天為之者亦有
人為之者旱潦相仍飢饉降喪民之荒者天為之儲積亡具
賑給無方民之荒者人為之何則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饑雲

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蠲逋周急減賦紓貧弛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歴觀古今細閲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須秋歛國富公儲比櫛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痡告不曰飢乎而以不害聞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鼓腹含哺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兆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荒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歛窮蓋藏萬室垂罄剥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啼飢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樂歳且罹政煩賦重之憂況歉歳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内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於暫而不

可用於父愚故曰時則有愚民而無荒政者此也
救荒難易之説○備荒政於年豐之時易講荒政於年飢之後難論荒政於無事之時易論荒政於軍興之後難易者以其舒徐容與可以為之地難者以其倉卒急迫無以為之圖昔者子路之告夫子曰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飢饉比及三年可使知方此子路之説辭耳而夫子且哂之今師旅興矣饑饉臻矣雖使子路為之不知何以為謀賈生之告文帝曰邊有急兵方數千里旱民且狼顧此賈生之過慮也而文帝且憂之今兵動矣旱熾矣雖使賈誼復生不知何以為策嵗嵗之生不可一日有飢嵗驅之而流之天厄而餓不獨無居倉行囊之備而且無以活其家不獨無仰事俯育之資而且無

糊其口然則上之人可不思其難以預圖易其乎

續古賞議 宣王救災之詩（）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深悲宣王之遭時適變而亦深歎宣王之能捍災禦患也切想其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已推之若夫朝臣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曰鞫哉庶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事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 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

歷代荒政條目○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而后稷有艱食之進迨周而喪荒之有式凶荒之有待薄征散利之有法此三代之民所以雖或饑饉而不至於無聊者凡以實惠之及民也春秋戰國此意不存而斯民始有離散餓莩之不免矣漢於災傷非不加恤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飢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關東飢則轉旁郡穀以相救此適無異於移民易粟之為也當亦曰盡心於實政焉耳

法祖嘉猷　祖宗救荒素備○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列聖相承醲恩厚澤滲漉在人廣惠有倉平糴有法常平有官固足為經久之備矣一遇水旱民未告飢則亟加賑恤惟恐或後至

於發軍儲以賑楊泗之飢捐倉粟以救內郡之歉作糜粥於湖北出常平於京東或詔郡內各留五年之儲以備水旱或留上供米二百石以待賑濟而又災傷所及州縣之官不以時上則或譴或罷曾不少假蓋祖宗之心視民之急而亟蘇之不啻如父母於赤子也

祖宗實德實政○惟我祖宗勤恤民隱先正諸公仰承德意尤非漢唐君臣區區小惠之比其在乾德時則有義倉之法其在淳化時則有常平之法留上供米以備賑濟則祥符九年之詔也出官粟賑貧仍命使逐盜則雍熙三年之詔也以至漕兩浙則發廩減直以濟貧者有人漕梓州則出祿米以賑飢若有人活青州四十萬京東百萬口者又有人誠心實

政所以福天下而厚蒼生者多矣

時文彙編 救荒三者之政○夫常平義倉爲水旱設也彼謂移東就西徒存虛籍者其論失之拘謂宜明詔庾臺核舉實數且揆公廩見在之儲亟爲目前拯急之術庸非涸鮒勺水之一沃乎平價和糴爲賑恤計也彼謂軍需督促應糴且艱者其論失之癡謂宜專委守臣分撥糴本轉粟於豐裕之鄉周民於艱險之地庸非夏畦枯槔之一溉乎入粟勸分濟民上策也彼謂小民病而中產之家亦病者其論失之愚自古貧資富而立誰謂富爲貧所病邪特假借於豪右而無側目於中戶惟取辦於千陌駢連之族而無虐取於伏臘粗給之家且不使姦胥刻覈寘手其間則又豈不足以飫翳桑壺飧

之一餉乎

荒莫能救者三〇夫常平義倉之法政懼斯民旱乾水溢耳使無軍興之需則如茨如梁尚有相因之陳斯倉斯箱尚有露溢之積未至於博手無措也柰之何漕運孔艱道里稍阻則餉民之所有一切以餉軍移東就西虛籍徒存則晝餅不足以充飢矣此其不可行者一也和糴之法政懼夫穀賤傷農而利之使無總所之糴則移狹就寬尚有豐稔之所貿有遷無通融得宜亦未至坐視無策也柰之何軍餉不及糴數不增則濟民之所用一切以濟軍文移督促星火其嚴則涸水不足以活枯矣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入粟拜爵之策以實塞下耳今將移以利民乎自襄歲易楮之令行而材降之數

多再更而爲助國之資其所出又不知其幾又更而爲獻策之褒其所出又益多矣天下之事多則易厭今之人皆有厭之之心若復出爵以鬻之則如曰來之楮否則抑酌之而民愈不安此不可行者三也

天旱加以人旱○切謂今日之天旱猶未若今日人旱之慘古者民以君爲生其後也民自爲生又其後也民無以爲生嗚呼民至於無以爲生而又值天之水旱極矣上之人苟無以周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坐塡溝壑強者鴟張豕突而竊弄擾鋤此必然之證也

笥語類聯

烏暘杲熾　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

蝗孽產殃　呼天籲號之辭萬人一口

垂罄之室當賙而不賙　捄荒以財不若捄荒以政

隱雷之腹當賑而不賑　捄荒以政不若捄荒以人

用天下之財不可以不儉惟荒政規模貴廣不貴儉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緩惟荒政謀畫宜急不宜緩

坐視其民之溝壑而莫之拯是爲父母而不給乳與哺也

一聽其民之魚鱉而莫之止是受牛羊而不求牧與芻也

當今[illegible][illegible]無備難乎捄荒○厥今民非不移也而他郡無粟之可給賑非不免也而商旅無粟之可販隱雷之腹豈藜菜之所能飽垂罄之室何以爲入粟之資州郡折棠補綻安有餘儲之可發數路稿秫豆野安得有無之通融籍民爲兵而

伍符尺籍之已溢蠲租減賦而黃放白催之未免他道常平難乎其備廣惠之倉難乎其復誠使上有寬恤之實意下有奉行之實政則前數者之經畫舉而行之已足以救溝中之瘠見目前之憂不然徇一切之虛文而無視民飢困若已隱憂之意則雖舉古今已試之成畫條列而施之行吾知其無補

文公救荒之法○淳熙浙東之旱救之者文公也今觀其守臣掩蔽荒歉不以實聞者按罷令佐檢放旱傷不以實告者按罷官戶不伏振糴者點責鄰路得熟州郡遏糴者申奏文公之行政何其實也今日既不能慮之於其旱獨不能行之以其實乎是必如文公之親至鄉村驗其形骸而後可以行賑恤之政否則城市飾為美觀村落聽其自斃何益焉是必

如文公之躬臨米場核其升斛而後可以行賑恤之政否則吏胥所善者得之眞飢餓者未必得也何補焉是必如文公之時兵將管押米斛滲漏者根勘滲漏既無則民霑實惠矣縣令老病不任事者許令自陳岳廟任事有人則民被實政矣實政行於郡縣之間實惠及於閭閻之細轉呻吟而歡呼變飢寒而温飽淳熙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

奉行不可無人〇嗟夫減租仁也富者且不蒙其惠而貧者亦何所望勸分仁也貧者未必遂其生而富者已先受其困仁心惻惻於九重仁政未孚於天下居其間者不得不任其咎矣昔汲黯發粟以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之餘使今之出使者皆能以黯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

爲已分不必勸可也昔陽城催科拙於撫字寧居下下之考毋寧困民於苛歛之虐使今之守民者皆能以城之心爲心保障之念常多於繭絲租不必減可也范纊張輪念念皆仁政潘花陶柳物物皆生意得若人數十輩分布天下田里熙熙萬物皆爲之吐氣矣

生意收結素荒何以救荒○雖然救荒之政固莫急於今日而尤莫難於今日曩國力稍充錢粮所積易於支撥自邊事既開而國力已耗矣曩物價稍平閭閻細民猶可賑給自楮幣不通而物價數倍矣曩常平義倉本專以備水旱而比年以來起發餉軍所在若虛籍耳曩募民入粟州縣勸分猶能倚富以濟貧而比年以來科敷疊出富者已有不聊生之嘆

矣難矣哉今之爲荒政也毋已則選擇良吏平價和糴勉之以體國之心責之以辦事之效勿並緣規利召釁激變以重國家之憂其庶矣乎惟上之人亟圖之

去人荒以救荒○抑今日人之所以爲荒者執事亦嘗知之乎橫草開功徼花妄費則今日之食荒於督府攘鷄不足頑鼠無厭剋則今日之食荒於貪吏魏戍末歛孫竈方增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兵軒鶴贅員爛手竊祿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人之爲荒而後天之爲荒者可圖也圖之如何亦有責之仁賢守令而已昔者青州荒歉富公弼高價招糴客舫輻湊米直遂殺至活流民四十萬公之救荒可謂有規模者今之受人牛羊之牧者盍鑒于玆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鼂錯曰明主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並前漢食貨志）

歷代事實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鼂錯策） 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 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 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左傳） 魯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君子之爲國必

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公羊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飢之所斂而糶之前食貨志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本紀文帝大旱蝗發倉廩以賑飢民本紀武帝元狩三年山東水令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湖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餘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又開郡國倉廩賑濟貧民漢書元鼎二年詔今水潦移於江南朕懼其飢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本紀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減膳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本紀宣帝時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

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食貨志光武建武中詔往歲水旱人用困乏令郡國有穀者給稟二千石勉加撫循毋令失職本紀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江南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帛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通鑑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唐史元宗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本紀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恤[illegible]考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一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不計其費通鑑

宋朝事實 太祖建隆三年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

太宗端拱元年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上曰今郡縣至廣生齒至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 仁宗慶曆八年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 嘉祐五年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其令轉運提刑督州縣官濟之察不稱職者 明道二年命范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絶 神宗熙寧元年邇英進讀已畢召司馬光問以河北飢饉光對以惟食一日不可無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 哲宗趙知抃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禁人增米價抃獨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

民無餓死者並編長文彦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翌日米價遂減言行錄范仲淹知襄邑旱久不雨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令以五穀貯於佛寺中衆賈從命運販不停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賑濟本爲貧民下戶近世秪及州縣城郭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是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沾實惠矣政並　聖　孝宗乾道二年詔江西浙右今歲澇傷害農事宜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預備有方當議推賞會要七年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

上日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

先正論選司馬光上神宗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賑濟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遍者且須救土着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　蘇軾上哲宗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

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高宗朝陳康伯奏曰水旱之變無時無之顧在我所以備之如何頃因亢陽民遂艱食朝廷既命有司舉荒政之令復俾州縣勸率賑糶可謂得其術矣然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願陛下申詔執事選擇廉謹強明之官推行德意務使實惠及民不為文具盡革前日數者之弊　孝宗朝朱熹奏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後禾米未便闕之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已加減裁不肯依數分明除放　眞德秀上寧宗曰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

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塡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爲之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

文集補遺 東萊曰且如漢裁粟入關毋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賑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之民今豪戶各出粟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下減穀價四方米商輻湊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世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上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斟酌其宜於今者舉而措之而已 曾南豐曰遭非

常之變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皆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也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得復修其畎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復利其器用閑民不得復轉移執事雖有頹墻敗屋之尚可全者故封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甚也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錢五十萬貫與粟百萬石而事足矣　東萊曰成周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散粟賑飢而已王政既衰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且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秦漢之下卻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或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則幸東都大抵荒政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或設糜粥最下也

荒政二　賑貸　以賑救有方立説

策題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為生者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為生者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

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蝗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曠天職虧天道乎

策四

夫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則凶豐之數不可以逆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固當廣儲峙豐委積以濟天時之不及使雖饑歲而民不見其所謂飢者然後足以見慮民之意苟平既無以為先事之備而倉卒復無以為濟急之策則君臣之間毋乃以秦越視吾民耶漢唐君臣亦有可嘉尚者春和議貸則因時而布惠者不待凶荒而後行也減省賑乏則損上益下者不以奉養而自私也移民就食則通融之方有漕粟實關則化居之得策以至發河內之粟開永嘉之倉則又有

以權其事之輕重緩急者雖曰隨時措畫不能如古人備具之意獨不愈於愁然罪歲者乎

夫尚牆壁虛文徒示救荒之名田里小民不嘗分寸之惠以救饑餓籍口而倉廩多入於公吏之室資贏餘之獲而朝夕以爲變置之計謬者匿之以避譴呵貪者乘之以生蠹弊及其持男易粟而掉臂莫酬抱子棄草而委骨相枕則諉之曰此豐歉之有數也此死生之有命也非我也茲所謂受人之牛羊不爲求牧與芻立而視其死者也斯人也不惟不能以賑民而反有以病民不惟不能推君之澤而反有遏君之澤

事類 周司徒凡歲時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禮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禮漢汲黯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本傳）晉鄧攸為吳郡太守時大飢攸表賑貸未報而攸開倉擅出穀有詔原之（本傳）唐李臯為溫州發官廩數千石賑餓者僚屬請先以聞臯曰人不再食且死何候命後發哉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 員半千勸殷子良發粟賑米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 薛元超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卹使惠出一尉尚罪（本傳）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詔濠楚民飢令長吏開倉賑貸（長編）三年命淮南發倉廩以貸飢民 太宗興國五年知泰州張炳言所部民飢矯詔開倉詔釋其罪 淳化元年登州民飢遣使開倉發粟以賑飢民 眞宗祥符八年歲歉民飢令御史乘傳賑貸 景德初知嘉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並編長仁宗朝王隨在寧府會歲大飢隨曰民所以
飢者困兼并閉糴以邀高價爾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
范鎮知陳州陳飢公發庫一萬貫以貸上書自劾詔原之是
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思之並言行錄

荒政三　　勸分　　以勸分大戶立說

[illegible][illegible]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有餘則取不足則予此荒政第一
義也夫言救荒於今日者愚知其難矣國藏罄矣而民藏亦
罄矣是謂國與民俱空錢帛竭矣而楮幣亦竭矣是謂錢與
楮俱空歙郡歉矣而豐郡亦歉矣是謂歉與豐俱空吁嗟乎
昊天胡弔不宜空我師至此極也
東[illegible]天生斯民有無相通而後可以立且今天下之財不在

權貴則在數十贓吏之家倘明諭而嚴飭俾隨其所有出三之一以助公上不惟可以保民而亦可以保國不惟可以保國亦可以保家也雕梁畫棟撞鐘伐鼓曾不念杜老之囊慳錢尚無也皓齒蛾眉靡金飾玉曾不念淵明之瓶儲粟猶乏也猶曰禁民為酒醪以靡穀也募民入粟以受爵也其亦不思之甚矣市有醉人世以為瑞誰復叢飲納券數千便博校尉何嘗納粟舍其大而圖其細抑末矣

今夫富民者大抵皆田連阡陌居擬侯王使之各出升斗以活貧民亦未為虐政也是在行之者如何耳苟以勸為名則非強矣不必期限之督促有以為之禮皆可以勸其油然之心苟以分為說則非擾矣不必官民戶之分凡有餘者皆可

以勸之為活人之事庶幾上下相安貧富相濟尚可以扶持歲月以俟一飽則民庶乎有瘳矣不然蓄積素饒而貪緣得志者或逃於網羅之外伏臘僅充而囑托無由者或困於逼迫之令若是而勸猶無勸也抑又有一說焉昔汲黯發粟以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之餘使今之出使者皆能以黯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為己則災可救也

勸分 魯僖公夏旱臧文仲曰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左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宣帝時丞相以下入穀助貸貧民 並本紀 宋文帝 元嘉中三吳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富商蓄米日登其價宜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

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晉志哲宗元祐間戶部言災傷縣賑濟不足者令佐勸諭積貯之家或以粟錢借與貧乏之人戶雖有利益候豐熟日官爲受理編延長　高宗紹興元年詔以米貴乏食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與補守闕進義副尉聖政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擇所部豐稔三州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　益路人飢韓琦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入人粟招募壯者刺爲廂禁軍活其家口撤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甚勸誘納粟逐貧殘罷冗吏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今曰之使君來更生我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

甚備監司奏劾公於杭州不恤荒政公乃自爲條敘所以宴
游及興造皆欲以發餘有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
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急
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䆒䟽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一

民事門

流民 附 流士 逋將 潰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復流民有機○民非願於流所以使之流者有勢民非終於流所以回其流者有機嗟乎流民之事大矣流民之說腐矣愚雖藿食久切嫠憂敢略塵言徑敷管見切謂有前日使之流之勢有今日回其流之機既往之勢不必咎方來之機宜亟圖因思前日韃方強之先楚國之猿一亡而梁池之魚鸞逸魏人之馬方而飲宋林之燕無巢此時此意維其棘矣斯民寧願於流乎所幸今日韃暫退之後江漢之

疆土新全而鴻鴈之流離當集定中之垣堵如故而載馳之跋涉言歸此時此機見其可矣斯民豈終於流乎捨舊莫懲圖新宜早靜念前日韃方張之勢亟乘今日韃暫退之機轉流民以爲平民當局者事也

流士流民當處○方今天下何如哉賓鴻北渡枝鵲南飛其外郡之民乎海鯨失外風鵬塌翅其外郡之士乎嗚呼民者吾所以守天下之本今流矣士者吾所以取天下之具今流矣事勢岌岌未知所終孰事大人其思何以處之耶愚謂行賑給以處民不若復其本然之經理設寓試以處士不若招之意外之功名斯二者療病之實劑也民乎民乎何以至於流乎彼其俯父仰子屬望終身畝忝墻桑優游卒歲見時勢

不期終老之甦陰睥睨鷄豚爲子孫之活計一旦舍鄉井而
逆旅其身棄室家而郵傳其舍豈眞情哉屋廬煨燼幕徒倚
天積聚炭塵飲無墜露不得已而糊口於四方然夢想家山
精神孤往心懷故國魂魄飛揚苟復其本然之經理則襁負
而歸必矣士乎士乎何以至於流乎彼其義干忠甲藏踞待
時武緯文經韜奇不市滿懷事業常欲致君於堯舜矢口韜
略常欲收地於河隍一旦解衿委佩而遊城闕躡蹻擔簦而
叩秦關豈本心哉干戈相向誰暇絃歌救死不給誰暇禮義
不得已而曳尾於泥塗然嘆息富貴心旌動搖談笑覓封志
馬奔逸苟作之以意外功名則于于然而來矣
流民最爲可憂○狼烽胡塵瞬目立見豨突鴟張搏手無策

此非今日外患之漸可少者乎曰是誠可憂也而民生之艱匱者尤可憂按轡行營漢文不替田租之賜下詔追悔武皇亟爲搜粟之誅往事可鑒矣磬室靁腹彫瘵已極薪桂米玉騰湧方新此非今日內地之當憂者乎曰是誠可憂也猶未若邊民之流徙者大可憂也綿竹營處適爲李勢據蜀之資盱眙七縣實啓姚襄叛晉之階往事可戒矣慨往事之得失撫今日而永嘆悠悠我思有我生不辰之恨執事之問及此社稷之福也亦惓生之願言也愚嘗究今日流民之患昔也其病在於邊閫謀慮之不遠今也其責在於州郡區處之得宜愚請先言昔之病次及於今日之責焉

憂民而不憂敵（且獵狁孔棘外患方殷釆芑征

南六月伐北處宣王之時以外攘為首政宜也而安集之政方切切焉吾觀劬勞于野之辭不啻于一人推而納之也百堵皆作之語不啻此身之靡所止也宣王何為是過慮哉真見夫玁狁之可憂未若哀鴻嗸嗸之為可憂也匈奴肆暴警徹甘泉拊髀將才按轡營壁處文帝之世以戰攻為先務宜也而撫字之方每汲汲焉吾觀春和議貸之詔視民如傷之念也勸農蠲稅之詔如保赤子之心也漢文何為是過慮哉真見夫匈奴之可憂未若瘡痍之民為可憂也信矣天下之可憂者在此而不在彼故二君之所憂者于此而不于彼也

法祖嘉猷

祖宗加惠流民○夫豐年樂歲室家相保老幼有熙熙之樂鴻鴈無嗷嗷之鳴則生民之至幸而上人之所欲

也不幸而凶荒踵繼饑饉荐臻出於溝瘠之餘苟圖糊口之計流移轉徙羸若扶攜是誠仁人君子之所動心者而況我朝列聖之深仁厚德於此不尤軫念乎是故命侍御史乘傳賑貸則祥符八年也處以唐鄧襄汝之閒田則天聖七年也熙寧之詔則遣官賑濟河北流民紹興之詔則下監司州縣毋使人戶流移其視斯民之失所真若疾痛之在身故惠懷之政施於平日者固無不周而安集之方行於一時者尤切切也

時文警段 民流其故有三○粤自北軍作孽襄毀我樊焚我鄧我隨郢蹂躪我唐鄧蕩搖我江陵我民是以有湖湘之流襄鎮唇亡淮堧齒凜大蒙乘釁嚙噬我舒盧虔劉我固始合

圍我眞楊創殘我浮光故滁和不足恃而滁和移豐泗不足
保而豐泗移移治方爾清野繼之拘掠我芻牧芟夷我農功
虛耗我粮峙散離我室家我民是以有江南之流彼韃無厭
撓亂我蘄黃侵軼我鄂岳姦賊我鼎澧窺伺我江面我民是
以有嶺嶠之流彼蒼者天夫何使我民至於此極也豈民之
願於流邪抑勢迫而至然邪我民亦引領東望曰庶撫我乎
藉我以兵欲勇者賈餘勇君其毋謂我爲養虎而慮其反噬
也假我以田所不與國同心者有如白水君其毋謂我爲養
鷹而防其飽去也布我於邑聚屯我於營塢使我能往冠不
能往君其毋謂我爲敗羊之群而憂其剽掠良民汙穢善俗也
清野迫民之流（白醜韃蹂踐我西蜀蕩搖我荊襄飄忽震

撼漸逼西陲邊臣僅僅自守不敢外禦又懼民之室廬桑棗之為寇資老稚幼壯之為盜驅也於是清野以待之毀室廬伐桑棗而老者稚者幼者壯者不流于江之濱則流于湖之涘矣夫寄於南則此身無所容旅于北則生理無可籍棲棲他鄉骨肉滿前啼飢號寒告愬無所則鳩類集族漸成豪奪弱肉強食互相吞噬固其宜耳向使昔者清野之議不聞下令于民各保鄉井效死勿去則民亦知所自愛其守也必備既有不測其戰也必力而難人亦有所忌憚何至奔迸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略無跋前疐後之慮哉蓋民固有不幸而流者矣未聞有患未至而先驅之使流也循至今日遺患愈深則豈非昔之病在於邊圉謀慮之不遠哉

民命在君在天○古之司民命者在君後之司民者在命天命在於君民之幸也命在於天民其有幸不幸矣嗟夫君尚足以寄吾命亦何苦倚天以爲幸哉今遺民失業愍不忍言之昔居於荆襄者今徙于湖湘矣昔居於光黄鄂岳者今徙于嶺嶠矣昔居淮之東西者今徙于江之東江之西矣竄猿投林何枝可棲涸魚游釜餘生能幾薪爲桂矣未聞周室之散財米如珠矣未聞梁王之移粟爲民父母何忍至此然而百類雖集喘息猶存一稔可期枵腹以俟豈料犬羊之毒曾不如饑歲之殃纔逃虎豹之傷又不免旱魃之虐彼蒼者天胡寧忍予噫民命無所恃所恃者天耳天復不可恃民有死而已吾不知民肯如是而即死否乎弔緑林之鬼招綿竹之

魂覆轍在前禍案可證直為有國者寒心

詩語駢珠

風栖霜宿　犬羊肆擾邊患方殷

影泛波流　鴻雁哀鳴民生未集

千里蕭條野無青草　待壺漿之饋而為翳桑之餓者

同聲悽怨邊有愁雲　俟西江之水而為涸轍之鮒魚

舊譙含照斷磧淒煙目送歸鴻寧不恨無西飛之翼乎

江山異景節物可悲驛使梅花寧不淚墮北望之襟乎

幸脫其烏鳶之吞噬者正欲假一枝以為鷦鷯之栖也

不安其鴻雁之離散者正欲依寸土以為蜂蟻之屯也

向被其荼毒者今有來蘇之望不啻大旱之雲霓也

昔免於俘戮者今有更生之仰啻飢渴之飲食也

當今獻策 乘韃虜以招流〇天厭夷醜星隕旄頭戎欲北歸騎不南牧此機也非歟乘此機也凡自荊襄而流入於湖湘者必告之曰荊州爾土也向也韃賊蹂踐則荊州之要害瘡痍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賊歸矣吾當葺爾室廬堅爾保障爾其歸荊州乎若猶未也不知所以棄墳墓而落湖湘者何故凡自淮南而流入於江南者必諭之曰淮甸爾居也向者韃騎縱横則淮甸之離落凋零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騎北矣吾當餽爾齎粮寘爾闗隘爾其歸淮甸乎若猶未也不知所以捨屋宅而客江南者何故凡自上流諸郡而流入於嶺嶠者亦必曉之曰上流爾故鄉也向者韃兵窺闖則上流之

門戶孤危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兵回矣吾嘗賑爾飢寒復爾租稅爾其安居上流乎若猶未也又不知所以離鄉井而漂泊於嶺嶠者何故南枝之巢求安北風之思在念一聞此語疇不動心久興感感舊之懷幸有自新之路如禽脫樊籠而棲舊木也如囚釋狴犴而返故廬也追思前日流離之痛深感今日田復之恩此時此意乃知吾國有大造于我民也

區處流民三策○厥今區處流民之策有三一曰招之爲兵夫今天下之民號勁徤者惟荊襄淮西而今之所謂流民大率荊襄淮西之人也若曰餽餉不繼愚敢問自今以往果保其不招兵乎餽餉又安所從出也二曰借地使之耕盖勁徤而善鬭者既募之爲兵矣而其勁徤而能起自犁鋤者豈容

不使之有立錐之土得耕種以爲資哉若曰瘠鹵肥杷愚敢問今日誰家之天下乎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見之不廣也三曰給廩使之守蓋流民之善鬬者既招之爲兵而出疆以戰矣其純實者又借之以地而得以耕種矣其間有勁健自負不事農業而又間關憔悴不願再聞北方金革之聲者苟籍而廩之而俾之居守焉豈非其所願欲哉若曰隄防紛揉之可慮愚又敢問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令之流民吾子弟也非狙詐也古人謂狙詐猶可使而今反疑吾子弟之難隄防耶

生意收結守令貴在得人○愚之惓惓已畢露於此矣而懷不自已尤以守令之非人爲大可慮焉更終言之今之守令

亦可知矣貪鄙者則朘膏啗脂求田問舍厚囊橐以自豐貪競者則漁奪獵取飛珠走玉廣苞苴以營進貪名者則輕財揮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結雞鳴狗盗之徒以買聲譽於天下夫以方今千瘡之州縣而此三貪之守令計其念慮固不暇為邦民計也又何暇為流民計哉然則當若何曰廟堂選守令監司糾守令而已若夫周室秦漢之得失觀者例能言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鴻鴈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孟

晁錯曰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前食貨志）

歷代事實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鴻鴈）　漢宣帝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爵關內侯冬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本紀）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殖（食貨志）　晉惠帝時關中荐飢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朝廷符下秦雍州

使召還流民入蜀晉李特兄輔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益州刺使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閒州郡逼遣人人愁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　晉惠帝時劉琨至上黨時并州飢饉數爲胡寇所掠所餘之戶不滿二萬琨撫循勞來流民稍集　唐太宗正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熟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　唐僖宗時東都巢黄經之亂張全義爲河南尹居民不滿百戶乃於麾下選十八人給旗榜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招懷流散數年之後諸縣戶口遂成富庶焉

皇朝典章

眞宗時知鄧州張知白言流民入境有欲還者㞐勸誘豪民出粟數千斛給之詔奬之繇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秉傳安撫發倉廩出糶及賑貸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轉運言契丹大飢民流過界河上曰雖境外皆赤子也乃詔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　皇祐三年詔曰河北民流相屬于道而吏不加恤乃飾廚傳非所以同朕憂也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嘉祐五年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宜丁寧訓敕之詔轉運提刑督州縣官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嘉祐五年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天聖初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冘而又與流

民期百日復業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墾為
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　富弼知青州
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
民出粟得千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　熙寧二
年判汝州富弼言鄧襄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
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桑者始
以粟給之經　長韓琦為益州路安撫檄劍門關流民欲東者
勿禁錄言行　王素知成都利州路飢公遣發廩給賑救民得無
流徙同上　神宗遣官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
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
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

之路豈得復有流民哉續長高宗紹興六年旨令逐路監司行下旱傷州縣恪意遵行務要人戶不致流移聖政

先正論讜范鎮上仁宗曰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在前也　蘇軾上哲宗曰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均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文集精華 曾南豐曰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萬一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議救災

流民二　以得人招懷立說

策頭 人君勞思慮以憂民不若為之擇憂民之吏竭倉廩以贍民不若使之有自贍之業勞思慮以憂民不可謂不愛民也然下無憂民之吏則是徒愛而已矣竭倉廩以贍民不可

謂不惠民也然民無自贍之業則是徒惠而已矣徒愛不足以得民心徒惠不足以賑民乏古之明君其知此矣

策段 監司郡守是乃任憂民之責者也吾爲之擇監司監司得其人則一道受其賜吾爲 擇郡守郡守得其人則一郡受其賜吾雖泰然無憂可也孰與乎諄諄而詔之區區而撫之而卒於無益也營田之策是乃所以使民自贍也吾爲之闢田萊田萊闢則流離安土矣吾爲之督稼穡成則菽粟有餘矣吾雖恬然無慮可也孰與乎人人而給之竭所有而耗之而卒於無救也

昔者東漢之初承干戈亂離之後郡縣凋殘田萊荒蕪民之塗炭甚矣郭伋爲潁川守招誘盜賊遣歸務農未幾而戶口

增盛杜詩爲南陽守修治陂池廣招田土未幾而比屋贍足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嗚呼使監郡守得人如郭伋如杜詩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營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唐室之季干戈相尋民之塗炭又甚於東漢之初也郭禹爲荆南留後撫集凋殘通商務農荒羸之民化爲富庶韓建爲華州刺史招撫散亡勸課農桑數年之間軍贍民足北韓南郭時人稱之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嗟呼使監司郡守得人如郭禹如韓建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營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

事料 見前套

流士 附 以拔用人才立說

策頭 跨下羈人不遇酇侯一亡卒耳新豐逆旅不遇常何一

書生耳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艱捐親戚棄墳墓抱棟梁之材而棄溝壑懷琬琰之器而混埃塵棲身覊旅之邦托跡僑流之境自其窮困而觀若可棄也自其抱負而觀亦未可盡棄也顧上之人處之何如耳誠略其尺度而收拾之使得以所長而自奮則今日之流士安知不為異日之奇士苟因其困躓而委棄之使有才者不得以自效則士亦必無久鬱之理而或有能用之者必將不暇擇矣

策段 夫所謂流士者即流民之有識見抱負者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決擇於去就之間非無定操也蓋以天命去留而權衡之也伯夷太公避紂於東北海之濱而作興於文王善養老之日非無固志也蓋以吾道否泰而劑量之也大抵士

而羈旅不足為士之窮而窮則斯通是乃吾道之泰故古者聖明之君出而圖興王之業號召天下落魄羈旅之才以為之用惟患士之無奇耳果奇焉則騏驥出門何向不偶可使之駢首槽櫪而困辱於奴隸人之守乎

大抵事迫而智生勢窮而謀奮流非士之得已不得已而流流而困辱於豪貴者有之摧折於官吏者有之沮敗憂愁於凍餒無聊者又有之於此時而能藏器待時者百不一二而流離等死之中思以功名自奮者比比皆若人也故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用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士固難以自保於此時也又況奸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

反爲我山林之怪異之晉姚襄魏之高歡獨不足爲鑒戒乎
自韃我挺禍以來斯人之生聚不保民以失業而流士亦以
失業而流比年朝設爲寓試之法固可行矣然艱難險阻銷
槃奚心羈困無聊筆硯安事挂黃口之餌不足以得橫江之
鯨張數尺之網豈足以羅冲霄之翼況蛟龍得雨終非池中
之物鷹隼乘風便有萬里之思詩不云乎蘀兮蘀兮風其吹
女趨事赴功誰無是心負燕趙之勁氣吞江南之清風寧不
蹶而趨躍而隨區區寓試纚尺之限誰其願之
錄游俠周室既微陵夷至于戰國由是列國公子鷄鳴狗盜無
不賓禮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漢興代相陳豨從車千乘
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前漢游俠傳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若

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亦以失業而無歸也時政論　蘇東坡曰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養士自謀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賓客廝養皆天下賢俊而田横亦有死士五百人夫智勇辯力皆役人以自養者也六國之君虐用其民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者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海外史

逋将　附　以兼收逋将立說

策頭　魏刖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大將人主不可資

敵國以才也尚矣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人主不可失吾國之才也亦尚矣噫是二說者一說也惟失吾國之才即所以資敵國以才也夫將也者就卒伍中拔取其尤者為之也有百夫之才者為百夫之長有千夫之才者為千夫之長等而上之其得為將者率以是故將才未易得也得之而用用之而邂逅不如意利誘於前禍迫於後一旦失節於背君棄父之日固萬死無說也而國家天涵地育念時危之未濟知使過以用人開其内附之途許以自新之路是固有所謂招收逋將之說也

策段 自昔英雄大度之君鞭策群才與之共圖非常之功有如漢高祖最為善將將者韓信背楚歸漢嘗為漢用矣信自

計其才非止於一治粟都尉之所能盡也又自計知我者蕭何何爲漢王心腹之臣必屢言我而且薦我也而王終未有以用我也不忍以其多多益善之才卒淹於漢王碌碌諸臣之列一旦亡而去漢而何自追之追其返也蕭何又言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不宜以常才視之也漢王爲設壇具禮拜信爲大將登壇數語漢王取天下之規摹皆預定於先計後戰之日卒之爲漢王取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力逋亡之將可以去而即人而終棄之哉

蓋自韃爲不道荐食中土踐我巴蜀蕩伐襄漢蹂躪我淮堧城壁丘墟生靈塗炭而吾之將逋逃而去者有自矣向也鴟毀室而嘵嘵鴻無居而嗷嗷今則引領而南向懷土而思歸

矣也也虎斂翼而伏藏鷹戢翎而遠遁今則扣關而東望傾心而內向矣是故恢吾天地之量沛吾雨露之恩容而納之可也疑而拒之不可也招而用之可也棄而絕之不可也昔人有言曰御得其道則狙詐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作敵亦顧吾所以御之者何如耳今襄蜀諸郡正費葺理曷不取一障而畀之使之鍜乃戈礪乃刃以爲立功自贖計如此則旣不能爲害而亦不至爲敵資以是爲御逋將之道孰事其許之乎如其許之惟亟圖之

繈負來歸雍丘可守非流民之一助乎君子不患飛鴻之未安而患無祖士雅夜半提師蔡城奏凱非逋將之一籌乎君子不憂狙詐之難使而憂無李將軍何則故家遺俗廬居族

處其淪而腥膻流而穹穴者未嘗不動樂郊樂土之思也金城玉壘秉鉞分麾其襲而氈裘衽而金革者未嘗不懷仗節守義之忠也亦顧吾當邊面尸外閫者所以勞來所以招徠如何耳

事類 漢高祖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

梅宮 高祖時雍齒反為魏守豐後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紀本

唐太宗時尉遲敬德為劉武周將與尋相舉地降太宗引見臥內

唐李愬討吳元濟擒票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士良擒陳光洽以獻於愬吳秀琳舉文成柵降愬釋縛以為將李祐賊健將也擒而還以為客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由是

始定襄蔡之誅矣本傳張巡前後説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本傳本朝神宗時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唆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續綱高宗建炎二年楚周發歸朝官至行在上曰覆幬間皆吾赤子朕欲發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召和氣政要紹興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寖失招徠之意如有官能辦事者與差遣士人從便教養及令廩給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上同

潰卒 (附) 以固結軍心立説

纂註閭左之陳非能覆秦也而秦之亡始於是涇原之姚非

能殄唐也而唐之亂滋於是因是知固天下之治安者兵也而召天下之亂亡者亦兵也人主莫貴於固結軍心而亦莫難於固結軍心有以固結之則出力衛上而緩急有以賴其用固結之無術則負力傲上而有難將不得其用矣有以固結而得其用則國威振奮而內外無患矣天下可保於長治固結無術而不得其用則國威削弱而禍變竊發或者將因之而反噬矣然則聚天下之力以養兵惟可使之我戴也而可使之我去乎去而潰潰而天下之禍大謀國者盍亦弭禍於未然而汲汲於收招潰卒也

策畧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兩淮之兵因趙汴而子虛襄蜀之兵因連戰而烏有至於督府寄招之兵非鄉里無賴輩則市

井不逞徒也皆游手之人則思鄉而欲竄畏坐作之勞則苦法而欲竄虜騎奔雲虜箭撒雹前則死敵後則死法則人懼死而欲竄又况客食不納寄椿不敷誰其食之葦簾蔽雨糟缶代炊誰其飽之旅寓孤羈銜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挻去之心始勃勃乎不可遏矣托名首身行素蒙戶所謂黥面文手不齒於編戶者不必說雕題涅耳參錯民伍所謂弓刀之手不可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復茹蔬者亦不必說不知此等武碩之士拳勇之夫飽腸鵠面入深竄密將欲何為其志必在於衣食其勢必至於剽掠蓋猶望其亡中存也比者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奎章戒敕邊閫惟羊祜是法其眞知綏懷遠邇而撫潰兵散卒皆今日制閫所當任者乎河西

一書足以起豪傑鼓舞之心奉天一詔足以釋武夫怨忿之氣嘗不是過蓋嘗拜觀聖製有曰招收逋逃將俾得自新將以自新而招則兵亦必以自新而許其復隸兵籍矣將以改圖而用則兵亦必以改圖而許其復塡兵額矣收拭舊愆俾之效報策勵新功必有要術愚則曰重其制御之法以回其恭順之心蓋豢養虎狼正爲國計苟犯吾法惟有剿耳可復養之如驕子傏之若市人而終無以駕御之乎

雖然兒郎何可衆給粗糲何可供給又况於無正額月供無新兵日給者乎名曰寄招實無正總之例號爲撥食邈無一飽之期蓋至於是極矣則又有逋逃山谷之慮又有凋落爪牙之憂則必至於又有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凍餒之如前

韭所慮者矣且獨不見益郡之天𥪡州之殄至𧎚張亜崖之區處乎是必嚴立名號威之以匣劒可也申飭約束警之以國法可也詔諭主帥當分李陵之廿無使之曰驅吾於軍而食不足或登山而呼庚癸牒諭餉所當運韓滉之粟無使之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或脫巾而呼道夫如是則兵不至於生變矣昔高宗皇帝曰朝廷御軍威信貴明又曰所當優恤此即愚之說也

事料唐代宗時吐蕃犯奉天武功天子跳幸陜郭子儀還京師卒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寖完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吐蕃夜潰

本朝梁太祖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士卒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

面以紀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拒完顏亮未至釆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官軍十十五五坐落傍問之荅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允文收王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録縣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將帥（附）　擇將　儒將　世將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將以叶和為貴○九縣重恢雲臺繪象人皆曰漢之中興諸將之功也君子則曰寇賈交歡杯酒失怨已知漢系之必隆兩京再造煙閣圖形人皆曰唐之中興諸將之功也君子則曰李郭相勉血涕交流已知唐祚之不絕愚嘗歷觀上下千載之盛衰究摭百將之成敗讀書至此每每廢卷擊節而得其說曰舟中無敵國而後可以杜胡越之釁室內無纓冠而后可以息鄉鄰之鬪百骸九竅脉絡貫通而後可

以辟外邪客氣之侵陵不然左矛右盾前輕後軒此有所欲彼或掣其肘此有所為彼或倒其戈以此規摹以此議論而欲弘濟艱難肇開中興吾恐祖生着鞭之事無期鄧禹笑人之歎已發矣

君臣將帥之責○當事會多艱之日而懷邊鄙乏才之憂今日第一事執事第一問也抑愚聞之蠻夷不庭擢校為將揖蛙激勇市駿求良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赤白囊至科瑣方殷簡練虎臣搜羅虓將以實才而應薦舉之令者其責在臣下匈奴不滅何以家為抗表請行畏尸求戮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責交盡而後今日薦舉之詔非虛文矣愚嘗恭讀綸音竦覿明制有如兵機不

測必需曉暢之才邊事方危欲得練習之彥築臺先隗拊髀思頗廣矣哉聖天子之心郎闈從禦內司論薦之權帥閫使軺外握綱羅之柄詩書謀卻方略舉趙賢矣哉百執事之忠也毀家紓難各殫報稱之忠抵掌掀髯畢赴依乘之會蛟龍得雨蟋蟀吟秋壯矣哉諸將士之遇也精神鼓舞意氣激昂吹龍庭之笳按樓蘭之劍誰謂秦無人然而兼收博採延攬英雄果出實意否耶憂邊思職擢用豪傑果得實才否耶亭屯解塞宏濟艱難果有實用否耶國家三四年來紅塵羽書疆埸頻駭碧幢虎帳人物愈稀襄陽猶已棄之聊擁夔門成無援之孤注爪牙失利啟亡之淮既與羽翼非才飛渡之江難保追戍怵棗紅之景發兵垂頭白之嗟氣象如此猶爲國

有人乎漢人有言曰天下危注意將居今而以將才爲問切時之務也

豪傑持重之異○處創業之時與處守文之時異論豪傑之將與論持重之將異夫當開基創業之秋角爭非已有之天下不有豪傑之將任吾頤指氣使之役是果孰爲我役然而操縱闔闢之權是誠未可以待遇持重之將者例論也至於當繼體守文之時保持全付有之天下不有持重之將膺吾堅邊設候之寄是果孰爲我用然而尊崇愛敬之禮是誠未可以駕御豪傑之將並言也

稽古偉議 收將當以其實○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將東征之師者周公也將如周公非儒將乎陳師鞠旅克壯其猷將壯

伐之師若方叔也將如方叔非智將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將乎淮之師若皇父也將如皇父非勇將乎世患無眞儒眞智眞勇爾誠得夫眞儒如周公者焉則禮義以為威道德以成強固自有萬全之效矣奏淮淝之捷儒之似者也貽泜水之敗儒之腐者也何足以論儒將誠得夫眞智如方叔者焉則神神於至誠明明於體物固自有幾微之識矣運興劉之籌智之駁者也激七國之變智之鑿者也何足以論智將誠得夫眞勇如皇父者焉則義以為主氣以為帥固自有無敵之理矣贊逐秦之功勇之小者也稱萬人之敵勇之粗者也何足以論勇將

御將當隨其人○且以高祖之時論之逐秦鹿者非一人據

雄圖者非一所高祖以灞上一亭長之資而欲合盜區而漢家之其所資者正有賴於豪傑之才矣韓信國士無雙玆非豪傑之將歟一旦大將之拜登壇之禮蓋有出於諸將之所未知人傑之爵割地而王殆有出於諸將之所未講寵遇一意又不止於文帝式車敬勞而已若夫文帝之待亞夫誠不可與高帝之待韓信者並論也文帝承高帝艱難肇造之業此正休兵息民之時也李廣非飛將軍材歟則以驍勇棄徐厲非已侯封歟則以可襲鄙文帝欲固吾圉之念切矣幸而得一亞夫其持重如此其堅守如此其介然不屈如此文帝之心不躍然喜動於衆乎此真將軍之嘆不可犯之褒蓋有徐劉之所未能儷改容而式敬勞而去蓋有徐劉之所未及

加尊敬一意又豈可徒以駕御韓信者同年而語哉

法祖嘉猷

藝祖用將赴敵○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寇讐而用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髙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趍廣南數月而繫劉鋹十五年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鋭勢如决河聲如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勘不失尺寸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驀遠據以援後聖太平之業此其基也

中興大將立功○自六飛南渡氷泮肇基一時諸將皆虎其勇而熊其威也自今觀之髙橋擊敵處即拔寨其功偉矣而

不滿於内臣之貿者堅臥薪嘗膽之若志也設備儀眞請當
一面其辭偉矣而退爲胥浦橋之保者爲匿形斂翼之後圖
也海道一炬樓櫓灰飛即赤壁之走老瞞李寶有之城壁摧
閼殺虜枕野即昆陽之破尋邑劉錡有之旗鼓一馳兀木鼠
竄而走幸脫佛貍之死耳謂非俊功可乎水陸一進劉蔓狼
狽而逃幾就鬼章之俘矣謂非俊功可乎鄭商犒師秦人喪
氣饒風嶺之柑不減於此虜魄烏得而不驚魏尚雲中虜至
輒敗和尚原之據不怯於此則虜膽烏得而不喪雲梯攻關
可謂巧矣而我師一前隨手輒碎彼雖有魯般之智不可得
而施箭如撒雹可謂危矣而揮刀擊鞭賊隊披靡彼雖有控
弦之衆不可得而用小鐵山之事雖急奮臂大呼而致姓名

之問蓋與止啼之張遼同一威聲也招討使之疾雖急臨師指麾而收掩殺之績蓋與拔幟之韓信同一神奇也至於釆石之師虜之日中已沼我江矣惟我虞公慷慨不衰一戰報國死中求活之語天地鬼神實與聞焉竟以收除兇報千古之功微管左衽又豈足以方其万一哉卒此諸將豐此戰功開之者心壯見之者目明所以成我宋巍巍中天之業者職此之由耳

時文警段 將帥和與不和○嗚呼不務心競而務力爭一行人耳猶足以召三軍暴骨之禍勇於公戰怯於私鬪一黔首耳猶足以抗六國仰關之師而況俱開幕府俱秉鈇鉞俱為萬里長城俱任北門鎖鑰之寄者乎帥曰佐功佐曰帥命是

已破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渾忌濬功濬違渾制吳已平矣不無動尚勞聖慮之憂而況金甌尚缺鐵壁尚懸銅駝尚爾荊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夫人心固不可以不和而將帥尤不可以不和無事固不可以不和而多事尤不可以不和故和和則同不和則異和則摧鋒破竹不和則平陸成江和則為救首救尾之蛇不和則為跋前疐後之狼和則藺屈於廉不害為伸趙羽下於忠不害為重蜀不和則賀蘭可以陷張許而不知適以既睢陽潘美可以棄楊業而不知適以助太原為國將帥誠能以和同為心果何功之不可立哉

為將病於養安○軟熟褰 之風脂韋介胄之習聲色貨利日媮其心羅綺膏粱日脆其體輕儇浮躁而少沉毅謹重之

謀虛張誇誕而乏忠恪誠實之意韜鈐不習而慷慨於談兵之杯酒威令不肅是直棘門之兒戲攢眉於胡馬飲江之時快意於城頭歡聲之後

將當賞副其名○號飛將軍者勇非不果而曾不得志於匈奴蹀血虜庭者謀非不熟卒貽隴西士大夫之耻褁甲而趁介馬而馳一鬬士耳借箸而籌畫地而對一說客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覦厥成則風聲鶴唳盡為王師者幸也雨川風瓦驚走尋邑者幸也五侯爭立胡運以衰者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者幸也

氣燄之振堅於長城　臥薪嘗膽忿敵如父兄之仇
威名之重隱若敵國　枕戈舞劍衛國如救親之難
用之以攻則如風雷之肅物　乘月奏笳胡騎遠遁
用之以守則如虎豹之在山　雪夜進師元惡成擒
執干戈以衛社稷冒矢石而不辭
擐甲冑以死封疆先士卒而為勇
摧鋒陷陣有死無二　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羣雄服
赴難讐敵有勇無怯　指顧則虜膽喪談笑則邊烽息

當今以將君開薦舉之途○夫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為人君者蓋曰圯上授書異日王佐有若而人則吾當來以韜略之科蝥弧先登奮不顧敵有若而人則吾當招以武勇之目采

議論則弭首衙門安知無捫蝨劇談之彥求之譽望則抱膝耕隴安知無伏龍未起之才山川不同方以習險之才爲將得則聚米爲山指陳阨塞爾有此長胡不爲將出兩軍相持方以料敵爲難有則望塵知數預測實虛爾有此見胡不爲國用耶意諭色授而投班超之筆者盡英流風作氣使而鳴臧宮之劒者總豪士愚故曰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

人臣推薦實才○四郊多壘大夫之辱爲人臣者盍日六奇詭敵眞有陳平之謨畫則吾何爲而不舉以韜略之科補帽先鋒眞有李晟之鷙猛則吾何爲而不薦以武勇之目登壇數語無言不酬謀論若此當以蕭何奇韓信者奇之身在東

山名重江左聲價若此當以王導之器謝安者器之上方以
習險取人才則褒章露奏皆隴西素諳風土之勁才上方以
料敵觀人品則薦口瀾翻盡禁中知戎萬里之儒士轅門戍
卒稍負詹髮絲粟之才悉羅致於秋籠將談婉畫苟有聰明
特達之識皆辟置於僉幕愚故曰以實才而應薦舉之令者
其責在臣下
將臣當副選任○有生不用不如無生為將臣者盍曰名為
韜略則黃石遺編魚麗故陳皆當講明者也毋諉曰不學兵
法而霍將軍戎絕幕之功名為武勇則斬將搴旗翹關距射
皆當效死者也毋諉曰射不穿札而杜征南奏平吳之勳口
伐可汗議論足以辦大事而後可以當此選然見有不投則

落落難合吾寧為耿弇手著辨亡而無救河橋之敗吾不能為陸機免冑挫敵舉望足以壯先聲而後可以副玆選然人有未孚則不識何人吾寧為眞卿比肩管葛而無補山桑之敗吾不能為殷浩習險宜熟則明習山谷出使洮河患不熟耳苟熟矣何郡將之不薦何應募而後知料敵貴精則能言夷阻先計後戰患不精耳苟精矣何降城之不受何刼盟之可憂馳心竹帛而麟閣雲臺豈無可辦之事功厲目桑蔭而燕山浯水豈無求償之願望愚故曰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者俱盡而猶曰無才則愚斯之未能信也

生意收結 擇將當法祖宗○然則如之何則可愚願今一以寶元康定為法鼂爾曩宵大邦為雠妖氛雲擾於西陲警報

星馳於戎候一時事勢似謂急矣以今日之危殆而視康定之小警又十倍其急以狂韃飄忽而視靈夏之負固又十倍其強當時尚汲汲以人才為意則今日當何如耶攷之信史今尚可覆預擇將帥即允朝紳之請條上方略旋賜召對之榮其實意為如何鑒于成憲愿聖天子以先朝之法為法延州奮翼或出鈞軸之門青淵蜚聲或由宰衡之奏其實才為如何景行先哲愚願百執事以先正之心為心胄中甲兵能寒酋賊之膽邊上長城足固西門之鑰其實用為如何圖俾專美愚願諸將士以諸公之志為志潛龍伏淵千頃寒碧擊隼摩漢羣兎遁驚闡旱靈於沙漠壯重勢於金湯當有軍中一韓一范者出勿使鄧禹笑人寂寂

寛於取嚴於御○雖然擇將無拘法御將有微權勇可使也智可使也儒亦可使也拔之行伍起之偏裨湔洗於摧敗羈困之餘籠絡於盜賊姦雄之中皆可使也夫是之謂無拘法乃若有功必賞而賞無濫加有罪必罰而罰無幸免作之以意氣精神示之以禮樂忠信保惜之以勳名事業夫是之謂有微權昔藝祖皇帝之御諸將也假以事權撫以恩禮優極其情至犯吾法則曰有劍而已猗歟盛哉此所以為用將之法也擇將非難御將為難擇而用之今日亦法藝祖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禮記

晁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

不可不擇也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計七 孫卿曰將謹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荀議兵

歷代事實

禹乃會群后誓于師 書大禹謨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詩大明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采芑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六月 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史本傳 文帝拊髀曰朕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馮唐傳 近世名將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 予張 武帝欲教霍去病孫吳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本傳 楊雄頌趙充國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本傳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

為上應二十八宿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亦各志能之士也本傳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本贊詩唐興其名將曰英衛依乘風雲勸功帝籍靖善用兵特以寡擊眾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唐李靖李勣贊郭子儀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贊李晟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裴英樂為之死耳及師入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將矣本贊張巡許遠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本贊

皇朝典章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及郭進等控禦西北籠權之利與恣之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長編乾德中遣王

全斌等伐蜀王仁贍先歸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於賞彬特優 眞宗祥符二年作念邊詩賜近臣因曰將師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 仁宗天聖八年曹寶臣用生得死力平居意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將兵四十年未嘗少失利 康定元年狄青每臨敵出入賊中皆披靡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 慶曆元年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范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鎰長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至秦州劉子羽言吳玠之才介亦素負材略求自

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璘掌帳前親兵紹興八年韓世忠為宣撫處置使岳飛為宣撫副使朝廷銳意大舉裕皆張浚於諸將之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繫年七年上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破豈不在主將得人要會又上曰將帥不能挽弓騎馬便不能親臨行陣何以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日艱難將帥豈可不身先士卒　三十一年陳康伯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可用者卿等各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以名聞並聖政　孝宗乾道三年宣諭葉顒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要會　淳熙七年兵部

措置武舉補官差注格法上曰武舉本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庶幾得人　十二年賜建康都統御筆將帥之弊每在於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嘆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並遵

先生論議 朱熹奏今日將帥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師之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亦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

希望愈肆誅求益上所以奉權貴而求升擢下所以飾子女以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平時既皆得然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朱熹言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〻〻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薦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按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

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眞德秀奏劄諸道揔戎之帥訓隷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財貸非優之也蓋幸其貿課而掩有也甚而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以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爐藥局爲籍貲産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以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穽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剥偏裨偏裨剥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余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

【大學衍義補】蘇老泉云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不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

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先賞之說可
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
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
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
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
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
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祖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
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
其志不已也至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
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

此而壽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恭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　石介云令國家有西北之憂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旌節以榮之宜竭力盡謀以濟國事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若聞絲竹之盈耳謂見羽毛之翳日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豈不負吾君之委寄　楊誠齋曰為將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晉王蘇是也然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穀皆輿尸之類也　陳傅良云將帥之乏

才其患在於有所忌而成於有所狎畏其驕也則習之散地以消其氣老其才於無用之域以求其無大功畏其傲也則排斥斲削以貶其權而示其不足爲世輕重茲二者忌之過也夫惟豪傑奇偉之士既以忌踈則其所用者必庸懦以聽其上者也知其不足以有爲而幸其不至於生變於是舉重兵以付之而不計其勝任與否此狎之過也

將帥二　擇將　以擇任駕御立說

策頭 別墅圍棊兒輩指授時則以明而擇將築壇具禮大將册封時則以誠而任將堅壁馳入麾兵易置時則以權而馭將合是三者以將將庶各得其要矣失人莫患於難知也一旦以軍旅之重進斯人以爲之將三軍之司命屬於斯人之

掌握善用之則足以取勝否則一敗塗地如之何而可故必以知之爲責夫人既幸於見知也平日抱韜略之素孰不期以自試其能苟人君知之而不我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則抱負莫究於設施亦未爲得君之至者故以任之爲貴既知而且任矣乃解縱繩墨聽其所爲不復以禮法戒其驕怠幸而所用皆賢將皆良將無慮也不幸而德不勝才者獨膺邊鄙之重任或挾功以自恃其患何如如是則馭之以權尤不可已也

策段 或起於亡命而爲謀主或拔於行陣而爲上將供帳則擬於王者捐地則不靳於連城則高祖之所以待諸公者何如哉遠來欲仕之間足以動其垂名竹帛之心開心見誠之

頃足以感其豁達大度之嘆則光武之所以待諸將何如哉

自古御將之法莫嚴於漢以史考之畏懦有誅失期有誅逗遛有誅脫歸有誅敗聞不以實有誅居守擅出界有誅其他典刑未可以一二言也

[臣按]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陸贄奏議）漢高祖與韓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韓信傳）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上同）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之才而不用而遠想頗牧（馮唐傳）唐太宗曰李靖能兵法非朕控御不可用也（七書問對）本朝太祖開寶七年曹彬伐江南與諸將入辭上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illegible]）太宗至道元

年上曰將帥才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自梁晉以
降實控馭之方　眞宗咸平二年錢若水言安邊之術太祖
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均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皆十餘
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所以北狄西番不敢犯塞
仁宗慶曆二年賈昌朝言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乾德中詔
王全斌等伐蜀冬雪脫所服裘帽遣中使往賜全斌此御以
恩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授匣劍漢瓊等股
栗而退此御以威也　慶曆四年張方平言　帥之任尤在
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
年近猶入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責

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髙官常令其志有未滿不怠於為善也

皇祐元年包拯言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係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髙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才則擢而用之專而任之必有成功續長編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朕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要會十一年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為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為能未必識朝廷事體及社稷久遠利害須要駕馭用之政要孝宗乾道七年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往字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

儒將 附 以選任儒將立說

【策】綸巾羽扇指顧風生蜀有武侯南人不反輕裘緩帶談笑折衝晉得叔子襄陽坐鎮信矣乎全師制勝不專於兵家之奇謀秘計而師直爲壯實出於儒者之雍容閒雅也蓋儒而知兵則主於除暴而非以爲暴急於靖民而非以戕民陳師鞠旅遏亂略也而不輕於黷武選徒出車去民害也而不事於遲威三令五申千以示不得已之意而非曰謀畫之奇也一月三捷于以示吾不忍深入之舉而非曰決勝之速也夫如是則開其自新許以革面所以示恩信誅其負固戮其怙終所以肅兵威孰不曰儒者制勝之兵萬舉萬全之謀也

【策段】籌謨惟幄何其從容而勿迫也而不知決勝之良謀已有以破其壘笑談樽俎何其優游而無事也而不知折衝之

妙筭已有以走其敵詩書禮樂中有元帥雅歌投壺名將出馬若夫兵家則不然矜勇長槍與視毛錐為何物短衣短製而假鶡冠以示威出於冥冥入於幽幽行奇道也陣之堂堂旗之整整張軍聲也取其震驚則轟若雷霆欲其迅速則卒如飄風靜若磐石動若川流顯如天威幽如處子求奇逞智奮武黷威寧知師出之必以紀律乘勝銳進少衂退怯寧知節制之不如仁義矣如是真兵家者流常試之師爾豈可以儒者之兵而並言哉

事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湯誓）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孟子）下文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將中軍（左傳二十七年）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謙後漢寇恂文武備足乃拜河內太守遂破朱鮪本傳蔡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本傳吳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後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吳志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惟杜預羊祜張華贊成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晉書本傳唐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宣宗召畢諴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乃拜河西安撫使諴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焉 帝勞裴行儉曰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唐書本傳 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權知彭州上曰爾有文武

才幹是用命爾綠二年命段思恭知靈州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厚賜遣之　眞宗咸平五年錢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祥符九年李迪在陝西以方寸冊子書兵粮數備調發因探取以進上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　仁宗擢用劉平主西兩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　康定元年狄青以指使見尹洙洙薦於范仲淹云云以左氏春秋授之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上並同　慶曆二年韓琦范仲淹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歛兵不敢近塞遂納款事　高宗紹興六年劉豫簽軍入寇張浚往江上視師賊衆大敗浚還入見上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聯

録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虞允文曰京口無備我當往允文至鎭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上同

世將　附　以選用世將立説

策頭召公是似而能立江漢之功西平有子而能奏淮蔡之捷將可不擇於世將乎父書雖讀而不採長平之敗古法未學而亦成塞外之勲將果何拘於世將乎噫將取其可用耳有才可用不出於將門可也才不堪用必拘於將而用之其不誤人家國乎

策段將之論其世也吾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齊侯呂伋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再造也其將太師皇父

皇父諡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者莫如兵竒正之相乘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習熟軍情難矣

我祖宗嘗置意於斯矣曹彬為太祖名將其子寶臣太宗復用之曰是其父嘗薦之也已而出鎮西鄙酷類其父楊業為太宗名將其子延明真宗復用之曰是有父之風也已而委之邊郡果類其父焉知節以嚴見憚視之如老將非崛起也其父全義之遺訓也王德用出師以律望之皆偉易非新進也其父武康之餘法也李顯忠之果毅其父永奇賴以有濟李寶之剛勇其子公佐因以奏凱而兄玠弟璘高勳相望若此者又未可以悉數也昔若景德之元天雄有警諸將難其

守也遂探符以分之孫全照舊然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不肯當者全照當之已而其人門其東其人門其西其人門其南其北門人所不便者乃以命全照噫將家子其可重哉

【言將】孫臏孫武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樂毅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　趙奢子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白起絕其糧道射殺括並史本傳　周勃子亞夫文帝勞軍細柳曰此眞將軍謂景帝曰即有急亞夫眞可任將兵　李廣孫陵願得自當一隊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後軍敗降匈奴並前本傳　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

陸機祖遜父抗父祖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晉書並本傳）李晟子愬擒吳元濟柳玭淮雅云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屏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柳父）

本朝馬知節馬全義之子每以方略自任　王超子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虜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拊其背曰王氏有子矣（太宗實錄長編）孝宗乾道二年王稽中奏國朝將家子能世其家者如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為耻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乞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可用若其無虞亦不妨於除壯國勢虜人不敢輕視朝廷

其獻策收結等䫫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